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卷八

宋 廖行之 撰

啓

謝萬倅啟

文陛奏篇曾無長策昕庭賜第亦玷末科起白面之書
生還青羶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靜惟儒術之行
非但科名之謂蓋正心誠意有古人之學乃致君澤民
成當世之功假進士以為進身之階至成物則推成已

之道惟其涵養之有素見諸舉錯以奚難洪惟熙朝益
尊多士若韓范經綸之勲業與歐蘇講學之淵源道匪
虛行世咸蒙賴凡登萬中之選有輝千佛之名必當其人
乃在此位如某者自憐頑頓見謂迂踈棲遲燈火者幾
三十年奔走道途者逾二萬里獨以嘗從先生長者之
後頗欲自致學士大夫之間厥有夤緣而此際遇茲蓋
伏遇某官均宣德化雅好文儒海沂之賴王祥功已康
於邦國河南之敬黃霸議皆合於人心遂令牛馬走之

微亦玷龍虎榜之末遭逢若此報稱謂何某敢不益自
勉於進修謹勿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
心上為德下為民期有見於斯世感荷之至敷述奚殫
為長兄賀趙益陽就任添差潭倅啟

需牘薦賢奉璽書而即拜緹屏章德解縣紱以就陞化
將千里以同流榮動一時之創見矧在屬僚之末尤深
贊喜之誠仰惟慶澤恭以某官挺棟華韡韡之芳粹麟
趾振振之德取青紫如拾芥益起貴名枿牙角於哦松

可量高興始濱水屢更於剽盜正湘人積苦於戒嚴暫
勞學道之賢小試撥煩之手雖子游為武城宰割雞馬
用於牛刀然虞詡在朝歌邦錯節乃觀於利器羣盜斂
迹千室鳴絃業游惰於農桑措艱危於衽席輿人歌政
既萬舌而一辭幕府上功宜九重之異眷不俟再期之
久亟頒一劄之榮昔龐士元之處治中匪以耒陽之績
若丘仲孚之為內史乃由山陰而遷未有如公獨高於
古惟材猷敏劬故優於治邑而無媿且恩信素著故進

之監州而甚宜閭里已安猶是不欺之俗教條無改益
觀可大之規豈徒展驥足於天衢將見壯犬牙於國勢
某夙幸大夫之事復茲半刺之依賴別駕之功願列邦
人之獻頌稱封丘於上庶祈薦口之舉偏贊仰之懷敷
陳罔既

賀岳州林倅啓

十行疏寵分湖山風月之寄別駕展軫傾邦國海沂之
望惟古監郡之職委寄之甚重於今用賢之際屬任為

匪輕廩先聲之夙馳驩善類之交慶恭惟某官珪璋粹
德廊廟竒材得問禮之流風規模益大軼詠梅之高興
志節彌清從容更官牒之遊閒暇最琴堂之課六月息
九萬里將飛翼之垂天一朝解十二牛信游刃之餘地
指青草洞庭之境肅屏星泥軾之車外庸寢簡於凝旒
中詔停嚴於召節拱而可俟日以為期某脫迹書癡委
心祿養及親三釜甫諧毛生捧檄之懷作吏一行敢謂
杜叟折腰之憚刻意廉勤之守齋心道德之觀儻蒙貴

敝帚於千金小異乎衆或可華朽株於三秀自見於時
槐夏清和梅天蒸潤願嚴次舍寢興之節以符朝野傾
瞻之懷頌仰之誠敷宣罔既

為老人通交代廖倅啓

蟬聯族姓猶存魯衛之宗盟瓜戍官期行繼趙張之賢
轍惟脉絡同源之舊許駑駘十駕之追方將取則於伐
柯何幸當家之接踵正劇高山之仰敢先一介之恭恭
惟某官劔浦儲靈閩山毓秀早騰芳於桂籍旋布武於

天衢頌泮宮芹藻之詩屢播師儒之化歌邦國海沂之
詠藹聞別駕之功眷茲辰水之題興久屈雲霄之濶步
停奉夜前之席進垂夏篆之車靖惟廖氏之宗實出諸
侯之裔叔安啟宇湖陽志古國之墟文起隱居北郭著
先生之號雖譜牒遠標於遺緒而箕裘浸失於故家漫
更百世之遙莫厠甲門之盛舊燕不歸於諸謝遡江孰
是於他楊方元宗重嘆於焉能乃清族喜聞於復見河
潤九里自憐臭味之同後有三王茲或典刑之在某才

猷不腆學術甚膚早塵延賞之流已墜業儒之素信推
移於官牒偶叨冒於屏星不圖孤蹤將繼前躅屬齊邦
於後相懸知軌範之可遵俾漢陽之諸姬遂託子孫於
不朽尚鬱披雲之覩良思附驥之榮西顛之初秋陽未
艾冀精巖於寢味佇茂對於寢嘉

通岳州陳倅啓

半刺春容分風月湖山之勝微官奔走在塵埃筮楚之
間惟仰斗之素深喜趨庭之不遠敢輸悃幅遙布勤拳

恭惟某官華閱名流清時重望宰平社下典型存雅志
之高執法殿中風烈嗣異材之望詩書操履竹帛功名
從容更官牒之游閒暇最琴堂之課厯青草洞庭之境
擁屏星泥軼之車一朝解十二牛恢恢游刃之餘地六
月息九萬里飄飄飛翼之垂天外庸久簡於凝旒中詔
停嚴於召節上思賈生而前席豈容別駕之淹留君有
呂虔之佩刀行應公朝之簡拔拱而可竝日以為期某
脫迹書癡委心祿養及親三釜甫諧毛生捧檄之懷作

吏一行敢謂杜叟折腰之憚刻意庶勤之守齊心道德
之觀儻蒙重啟帚於千金小異乎衆或可華朽株於三
秀自見於時槐夏清和梅天蒸潤願順寢興之序以符
朝野之瞻依嚮之誠敷陳罔既

為老人通交代李倅啓

旦評飛譽素欽北斗之高除目頒音遐想五雲之絢靜
惟嵬瑣繆契交承請效志於菲葑宜用心於竿牘恭惟
某官三戟里門之舊閱八磚學士之故家望實寔隆何

止列韋裴之亞典刑具在固將冀趙衛之封早以象賢
登于撫任方駸駸於要路乃屑屑於貳車是復為公已
起後來之嘆處之別駕殆難遠業之淹佇尋黃閣之先
猷姑示緹屏之有德致茲噲伍忝在盧前慚為糠粃以
居先喜托子孫於不朽某地寒進晚才薄力綿竭來辰
酉之墟一洽訾朽之次消埃何補訖無王祥康賴之功
歲月可期會見光弼精明之氣祁寒凝冽蕃祉紛那願
精茵鼎之調行對絲綸之召其為傾嚮莫究敷云

為老人賀沅州徐倅啓

疏恩中禁贊治雄藩爰諏政日以臨民遂撫屏星而問俗
敢輸悃悞遥布勤拳恭惟某官圭組華宗璵璠重器發
諸事業恢恢推游刃之餘籍甚聲猷凜凜出諸公之右
將展鵬程之運暫回驥足之能周景願交已著題輿之
美王祥協里佇歌別駕之功殆非黔突之淹即奉紫泥
之召某宣甲郡佐密邇鄰輝泥軼鼎來久傾聞於風采
魚書敬往冀快接於光儀傾企之私占言難盡

謝湖北陳漕從所請撥錢糴馬穀啟

位獨卑於百寮輒冒言高之罪謀何裨於五善適契周爰之咨匪怵於名要論其實竊以洞庭青草七百里曾民力之未蘇金城隍中斛八錢慨糴資之莫聽况國馬往來之道須縣官芻秣之供昔馬鑿空以無名今始出金而預備久困積年之歛幸一洗之特捐送使之緡靡留難者方懷不韙之懼勿報可從之書盖遺利於州縣正以寬民而蠲征於閭閻深於愛國仰知雅意俯激懦

衷某性不可移學未知變徒信腐儒之習不程妄論之
愚被髮纓冠果奚為顧食祿必憂其事反衷負芻誠可
畏謂剝下將以自窮抱此意以求懷告諸人而難合一
言而聽萬幸其逢恭惟某官負澄清之志而持之以忠
曉取予之宜而加之以厚觀風荆益之地遠有光華寓直
圖書之林心存魏闕凡將明舉錯之際多中和仁恕之
風且旁探於瑣言以曲裨於末議有能建請旋即罷行
昔勝之問當世所施盖得諸款謁之際而陸贄說使者

之請亦因其循行之時未有不見顏色之言乃遇若決
江河之聽茲為創見可以特書豈唯邑鄙之旌倪頓忘
積苦抑使縣家之調發不至繁興上下之體况同君父
之交彌固豈云小物所係至公某猥辱獎從竊懷稱塞
於自葉流根之澤弗遺涓溜之微將大鈞播物之功或
在芟滋之數

過省謝知舉啓

上策太常曾無高論拜恩文陛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

生還青氈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靜惟當世之汙
隆壹視斯文之興廢雖詭詭之習初若紙上之虛語然
疊疊之實乃闕域中之至權適觀書契以來可驗古今
之證詩書純正于三王之盛治亦如之辭章浮靡於七
代之衰言之醜也昧者莫知其說取之弗自其原誰
能正己以儀刑但曰與時而高下况乎張科目之選所
以開功名之門人競而趨求中有司之程度風隨以變
咸吹一律之笙竽謂端厚浮薄之同流於教化作成而

何賴天惟厭於俗弊道乃興於聖時盡祛五季之餘風
丕舉一王之成法引天下於科舉以陶冶英雄豪傑之
氣使天下之才智咸屈折文字筆墨之間倡之以仁義
道德之歸嚴之以規矩準繩之正權衡一付於鴻碩風
俗乃為之粹醇若王文正之抑新奇竟罷賈邊之異說
而歐陽公之黜險怪能變劉焯之詭辭乃知善世之方
端自得賢而振於斯為盛可考而知言經綸康濟之功
孰匪韓范諸公之事業雖議論文章之末亦皆蘇黃數

子之淵源自夸誕之繁興幾庵雜而無統甚乃用禪流
之語皆追媚時好之人此風一蕩於輕浮素行曾無於
篤實慨然當宁之念屬此掄材之秋有是儒宗付之文
柄將一洗於澆薄之習以盡還夫正始之風况臨軒和顏
非但三年之故事凡對策高第必皆一世之豪英苟非
其人不在此數如某者自憐頑鈍見謂迂踈稽遲燈火
者幾三十年奔走道途者踰二萬里蓋嘗聞先生長者
之論欲自致學士大夫之間敢期五技之將窮乃有一

枝之可託如斯際遇厥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昭代名
流英躔雋望上會稽探禹穴稟人傑之地靈挾雲漢分
天章極儒先之事業備藩宣于方國最治行於都畿將
撥路以登庸乃春官而借重謂軍國之容急於牧馬而
淮浙之孰宜且耕戰之事莫若屯田而兵民之未決進
諸生而博問期當務之悉通推黜浮崇雅之素心見拔
滯振淹之明鑒遂令么麼亦在甄收某敢不益自勉於
進修謹忽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

為德下為民期有見於斯世是為報稱曷究敷云

過省謝田寺簿啟

某竊以羣試春官方慚五技選登桂籍猥占一枝起白
面之書生還青氈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惟儒術
之傳有宗故法家以師為重立於一卷之習嚴乎楊氏之
是非倡以六經之文籍甚韓門之指授由所得之不謬
則其成之可觀熙朝益隆勸學之風諸公悉是茂才之
選若韓范經綸之勲業與歐蘇講學之淵源道匪虛行

世咸蒙賴凡登進士之目有輝千佛之名必當其人乃
在此位如某者自憐頑頓見謂迂踈棲遲燈火者幾三
十年奔走道途者逾二萬里獨以嘗親規矩之誨幸其
不墜箕裘之家靜言此日之遭逢端本異時之獎進茲
夫子之成我其上天之誘衷此蓋伏遇某官昭代儒先
斯文宗主久回翔雍泮之地方揚歷鷓鴻之班其成就
弟子者滋多實兼善天下所從始遂令鬼瑣亦與甄收
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無忘於訓飭期不負壯行之

學當尤嚴始進之時擊水而搏扶搖已快亨衢之九萬
排雲而叫閭闔更陳奏牘之三千願殫許國之忠即是
報恩之所惟深感激莫罄敷宣

謝伯玉賀謙子過省啟

猥辱華牋過形溢譽情雖甚厚理不敢當伏惟某人好
在遊遨誼崇鄉鄙南山勝槩驅入筆端北牖清風見於
眉睫乃迂步武更費辭章某才不逮人志方養母教子
能仕第懷報國之忠應舉覓官偶中策名之選僥逾甚

矣稱塞若何徒抱感慚莫殫敷染

代劉守謝葛給事啟

治劇非長預憂弗稱易符何幸適便其私方違螺浦之
居已即雁峯之境地連壤接於獵較而易諳智短才踈
倘竽音之可濫載惟茲土匪但偏州臨以二臺動知標
準附之五邑曾是繭絲雖更凋敝之餘尚或典刑之在
有能勤儉固可撫摩某愚不達宜任非能信每自安於
碌碌敢有意於昭昭贊邑七年再叨命名去朝十載一

佐藩條顧非馳騫之資徒有迂踈之目豈期末路游昇
專城恭惟某官志正而通氣和以肅論思瑣闥夙高批
勅之風勸講金華不媿敬王之學舉錯率繇於公道推
揚靡市於私恩嘗借片言初無半面荷隆知之特達徹
纖芥之遐遺亶矣遭逢致茲忝冒某當信孳孳之善勿
求赫赫之名念宣化而承流曷勝重寄於愛人而節用
或有寸長苟逭曠瘼斯為稱塞

為老人通王漕啟

三年涉筆仰幘幪于刺史之天十里重湖曠賓款于平
津之閣伊抗塵走俗以何事而自頂至踵以知歸未前
捧贄之儀敢貢宣心之牘恭惟某官任專國計望聳民
瞻登孟博之車已遂澄清之志循士安之法尤知取予
之宜益欽鞭笞之長才行促槐庭之大拜時惟僉論實
匪私言某仕版孤蹤門闡舊物旅監田之鴈鷺昔叨藥
籠之收歸冢宰之銓衡俄忝屏星之授方省受恩于門
下不圖拜賜于筆端曲承翰墨之頒頓覺么麼之重念

竹頭木屑猥勤垂記之私雖盤刻紳書莫諭著銘之切
汰寥在候經畫為勞顧循君子之四時前即康侯之三
接

賀陳漕啟

榮膺睿渥洵領漕權四達經綸快覩自天之命一新旌
節忻聞易地之除恩寵方深功名未艾仰惟歡慶伏以
某官金莖孕秀玉琯均和有賓朋梁楚之聲餘風未泯
聽奴婢詩書之語妙學猶傳自躍足于亨衢寔彰纓于

膺任英猷藉甚雅望歸然昨駕軺車肅將使指牙籌饋
餉地流使鬼之青錢玉帳韜鈴野絕弄兵之赤子策勲
盟府益見異能寓直蓬山載揚褒典半夜未歸于前席
近郊姑藉于長城霧擁桂林盡是借恂之父老雲開衡
嶽應多迂伋之兒童先聲久播于澄清游刃自餘于肯
綮已歌來暮即報政成遙鷓鴣以橫翔指雲霄而直上某
辱知最厚得報尤欣里閭追從夙有倚松之幸隣封密
邇敢伸悅栢之私祝頌之誠敷宣罔既

代林守通應帥兼賀啟

寓直西清司存甚禁偃藩南服寄委尤隆上惟深五嶺
之思未嘗忘遠公獨知九重之德足以濟時開府方新
班條已肅顧眇焉而乘障將幸甚以趨風引領而前修
辭以進恭惟某官淵源宿學經緯遠猷育德賢闕文行
皆師其正養資外服公卿每愧其先自筮周行亟膺異
眷出少府之節食貨已平衣直指之衣獄刑無濫政已
成於閩楚意尤注於冕旒一札十行贊書甚渥五侯九

伯謀帥莫先惟桂林象郡之區舉百越鯨波之域久勤
憂顧茲荷鎮臨遠近交歡悉孚膏澤官民兼裕不類辟
瘵將自葉以流根即秉鈞而當國更令列壘永藉折衝
某早竊賞延粗從吏役方終更於丞郡妄自詭於為州
誤玷左符疾馳單傳邈焉儋耳曾是附庸預欣督府之
趨寅奉教條之布縶韉帕首行修巡屬之恭竿牘宣心
先寫賀誠之素傾依之至敷染奚周

賀李帥再任啟

碧油申命制閭懋功恩頌詔綍之新寵仍督府之舊榮
增異日望洽輿情恭惟某官誼感英豪性根忠智隱若
萬人之敵才夙擅於無雙毅然古將之風功常推於第
一早出身而奮衛屢授筭以總戎知名豈後於張公謀
帥難先於卻氏載惟舊楚雄鎮上游介江吳巴蜀之要
衝居漢水方城之故境久假韜鈴之畧備宣蕃屏之勞
政得人心吏民之稱不容口勲隆方面風采蓋賢於長
城屬茲久任之朝肆舉借留之典彌隆最課益簡上心

某凋郡負丞窮陬竊祿蘇公是仰久同載於二天种侯
少留歡實均於百姓

賀隆興程帥啟

入覲天顏出臨方面甘泉奏計上知庶訪之勞章水分
符國有藩宣之重歡聲四溢條教一新某官縝密自將
溫良無競得以醞藉粹然金玉之純動以周旋謹此樞
機之發東臺批勅既著直聲南服觀風暫將睿旨達九
重之德意勤六轡之馳驅爰自使軺遂分帥閫惟是大

江之右亦登艱食之餘公往頒春民如望歲凝香燕寢
不妨憑刺史之輜曳履龍墀行即荷從臣之橐某自惟
遲暮獲際風猷驛傳所臨恨賜環之既去隣封孔邇喜
擊柝之相聞慶慰之懷敷陳莫既

賀趙帥啟

光膺一札就鎮十連攬膚使之繡衣久煩攝事開元侯
之幕府今乃為真條教素行歡謠增慶某官嘉猷經遠
深識見微昨自郎闈出當戎翰其策事如輕車之行孰

路其撥繁如利器之剗盤根報政既成亟上夔門之節
還中有漸來乘楚尾之軫屬大廷謀帥之難且方面偃
藩之闕擁雙旌而將漕聯三組以兼官孰踰文武之全
才終畀兵農之重寄煥壁奎而進直跨章貢以分符以
惠慈綏四野之耕桑以整暇總十州之步騎然睿主龍
飛之始乃真賢鴻漸之時授任專城雖有加於眷倚遂
歸清禁始大展於經綸輿誦云然宸心可卜某曠官是
懼佐郡何堪三月于茲已積素食之譏誚二天在上倍

懷丹悃之瞻依詠頌惟勤編摩罔既

謝荆南陳帥啟

乘嶺嶠之單車初無課最分湘中之一節復玷除書既
揆日以班條乃瞻風而依庇可無尺牘敬白雙旌某官
文揆國華學窺道奧聲名藉甚握蘭曾上於中臺風采
堯然持斧屢行於列郡雖要路騫翔之莫禦然此心恬
靜而無求荐膺中詔之榮起殿上游之重伍符尺籍盡
提組練之羣緩帶輕裘自壯金湯之險寧久淹於外服

即入覲於清光某受命惟新親仁伊始封疆聯絡可聞
魯柝之音帥閫崇深尚覺膺門之峻

與靜江詹帥啟

久去中都遠內朝之簪纓叨分外閫隣大府之旗旄
雖欣擊柝之相聞又屬剖符之有守往徹隸人之聽
可無行李之勤敬問興居少伸繾綣某官斯民先覺
此道正傳志定氣完得古人之渾厚識清學正析至
理之精微外流愷悌之聲入罄忠嘉之蘊為時宿望

結上深知羽儀文石之班調護青宮之德然天子憂
勤之念下及閭閻而海邦凋瘵之餘宜更鹽策遂繇
禁從出撫价藩海宿山行自此有早通之利蠻煙瘴
霧變而為清淑之風豈齋鉞之能淹即介圭之趣覲
某自惟孤拙獲廁交游問五管之途將乘一傳在三
湘之上遽換雙旌聞啟殿之徐來幸封圻之孔邇中
心欲寫但憑烹鯉之音書會面無因徒渴揮犀之晤
語炎州地暖青陸春回願精饗寢之調上副冕旒之

眷

回蔣宰啟

契闊相望每仰昌黎之斗嶽選掄惟允載勤單父之絲
桐未馳尺素以宣心遽捧雙鱗之傳命伏惟某官文儒
飾吏豈弟宜民尚遲金鼎之和羹聊屈花城之製錦玉
喬吏隱茲慙憇於雙鳧公琰名高詎久淹於百里某守
株計拙涉筆才踈載瞻行李之來將遂及瓜之代旅藍
田之鴈鴛喜獲遂於因依望武城之絃歌悵莫諧於攀附

融和在侯徒御載嚴願精調養之方以副寢興之祝

回縣尉啟

里閭竊庇未諧披霧之私網紀及門遽辱朶雲之貺拜
嘉誠厚愧汗良深伏惟某官學擅衆長才恢餘刃自望
名於膺仕宜闊步於要途尚從州縣之勞小試東南之
尉假隱吳市笑梅福之非真稅迹西河鄙杜陵之未達
方緬懷於風度乃寓問於絨滕高誼凜然荷謙撫之有
素溫言過甚非么麼之能堪

通交代王知縣權縣尉啟

起諸生而筮仕如階寸祿之微屈遠步而假途廼藉前
規之善天與其遇人歆是榮敢先竿牘之恭以篤門閭
之契恭惟某官華宗雋選昭代名流識遠器洪稟元龜
大呂之望材高德鉅擅精金美玉之資不卑一職之徒
勞寧以遠猷而近用安於蠟屐之技益見阮黃門之高
微乎騎曹之官遂借王參軍而重幸甚淒涼之地獲乎
久大之規被陋增輝方來蒙賴且君子所居不苟已聞

報五月之成將公卿可階而升行即對九遷之寵某甫
塵末第自笑卑飛三釜及親正應毛生捧檄之喜一行
作吏姑置杜叟折腰之吟所欣不敏之蹤獲繼大賢之
躅庶循迹軌以這面牆載膏我車方問途張樂之野亦
有天幸願傾心告政之言欣幸之私敷宣罔既

回交代啟

一介遙征偶墜迂迴之計雙鱗遠致遂先特達之音玩
心畫以彌欽瞻朶雲而增愧伏惟某官才猷經世學術

過人金玉弗藏述前徽於魯史文章行遠著今代之堯
言乃知弓冶之良不乏堦庭之秀顧持橐握蘭之有舊
豈哦松涉筆之可淹旋膺紫詔之求即遂青氈之復某
深慚迂拙繆契交承吹竽已越於瓜期愒日尚縻於株
守目雲天而甚切心羽翼而遙飛遐想膏車已良勞於
郵次願言擁篲行將拜於道周告新雖闕於條陳振弊
庶觀於施設日以為歲書難盡言玉律頒新青陽向淑
尚謹鼎茵之節前需槐棘之歸

為老人通交代季丞啟

曰評飛譽素欽北斗之高除目頌音遐想五雲之絢卷
言瑰瑣幸契交承請效志於非葑用宣心於竿牘恭惟
某官蒼姬遠胄宗魯名家冠同姓五十有三居大功二
十之一聲華世濟軌範家傳堂堂君子之高風挺挺前
人之遺烈克究字民之術不卑佐邑之勞冀野空羣諒
己品題於伯樂藍田涉筆豈宜留滯於崔侯姑將別利
器於盤根庸以辨良庖於肯綮致茲噲伍忝在盧前慚

為糠粃以居先喜託子孫於不朽某地寒進晚才薄力
綿竭來鴈鶩之羣全乏虵蟉之援玩愒靡安於毀瓦曠
瘵懼汰於吹竽日瞻行李之來時幸及瓜之代披承益
切云諭難名取舊告新終莫裨於遠畧舉偏振滯庶有
竊於餘光淒肅方新戒嚴多暇願重寢養之節前需綸
綽之頒

回司理啟

竊承走一介以告期知久勞於懷綬致雙鱗而為貺媿

先辱於揮毫且聆戒馭之初將俟同寮之歎有懷殊慰厚
意難忘伏惟某官博古淹通該今練達方駸駸於仕路
乃屑屑於羣僚將仲由之片言究心刑犴想郭洪之習律
延譽決曹某始獲聞名良深贊善承首途之有日惟加
意於百為咫尺之書精微莫究

回黃幹覓酒啟

捐涼州而換蒲萄輕已甚矣登首山而呼庚癸麓則有
之仰見孟軻之醇俯慙魯國之薄伏承某人德宜設醴

量可吸川心醉六經笑淳于之一石毫揮萬字多李白
之百篇不棄瓦盆欲吹野水某守古人之糟粕無至道
之芳腴豈有五漿以為先饋聊持一榼以助投醪

回潜江彭知縣啟

誦甫田之章悵別懷於二載驚敲門之吏墜嘉貺於雙
鱗厚意難忘覩顏增愧恭惟某官學通經術道寓絃歌
迂驥足於蟻封正觀絕藝試牛刀於雞肋尚屈宏材當
一同之寄而躬執訊之書處千里之遙而貽故人之問

高情對月妙語鑑金欽聞製錦之功紛介宜民之祿某
志卑易定官拙猶初書下考於酉谿烏有緹屏之德叨
題輿於荆渚方安懷綬之期已興僥冒之慚豈愜獎稱
之貺春光妍淑警微餘閒願研意於葆綏疇升華於褒
擢徒勤銘著莫究敷云

代劉守回鄭提幹啓二首

易符便郡始駐羸驂贊畫外臺乃迂賢轍欽奉戒期之
命喜深聯事之榮伏惟某官東里華宗西安雋望流風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八
夙振倬有典刑治行寔崇廩焉翹楚未上蘭臺之直姑
從蓮幕之游籍甚賓僚來贊平興之舉將其處屬悉承
嘉惠之施某久偃英名佇諧良覲願謹暑行之節以符
歲望之心方劇傾依莫殫敷染

部從事之妙選始戒涖官之期使執訊之嘉音來告浮
湘之舉良欣會合深荷勤渠伏惟某官奕奕宗英振振
士表未展青雲之步尚從綠水之游庶靜自將可量雅
意講摩斯切每睠良朋欲維便道之仙舟少顧專城之

老守廩高情之軼俗知遠器之過人某徒抱古書繆當
郡寄飾厨傳以稱過客竊有媿焉披雲霧而覩青天正
惟幸甚寒江澄肅行旆裝嚴願珍御於時宜佇竣承於
寵渥

代劉守回張提幹啟

疇昔論交直惟同志于今從宦適聚此州天其昌於斯
文賢特盛於吾黨欣聞夙駕媿枉華牋伏惟某官學術
精純儒門秀偉言語妙天下翕伯仲之墳笈議論動衆

心粹詩書之鼓吹尚孜孜於道藝方汲汲於利名久矣
江湖屈於賓佐顧妙選幕中之客是為繡斧之輝然素
懷堂上之竒行速絲綸之召某紛如雙鬢遠矣一麾節
用愛人今徒深此譁世取寵愚則安能何美事之適逢
乃德星之來會輕車夷路時雨新涼願嚴涉履之宜以
副傾瞻之素

代劉守回鄰郡啓

易符便郡方把一麾執訊移書果賢十部辱舉邦家之

好喜分鄰燭之光
悄焉微懷媿于重
貺伏惟某官仁風
裕物材刃濟時久
矣薦揚官簿宜諸
公之右第其課最
治行為百寮之師
姑訖外庸佇適中
詔某迂踈可笑蹇
淺無堪徒信古人之書
豈通當世之務分
甘自屏從所好于
編韋恩誤過優俾
逾涯于符竹諒游
揚之斯逮矧輝潤
之方新顰里何為
莫傲捧心之美吹
竽雖濫恐無悅耳
之音

代劉守回李主管啓

虎頭東望方深明月之思鴈足南來忽墜朶雲之眈瞻
言厚意懷著深宗恭惟某官道德全名詩書粹學渾然
美璞不事琢瑯澹若溟淵曾微馳騫顧以縉紳之望寧
安賓佐之游贊成造幣之利權小試鑄頑之妙治遠託
鄉邦之守先貽記室之音某老矣一麾惰馬半載雖材
殫於不節幸民醇而可為是惟里仁薰染之風可為政
拙蓋藏之庇欲書未敢不敏良慚室邇人遐但望洋而
興歎聲求氣應冀拔薤以示規悚荷之私敷宣罔既

代劉守回宋檢法啟

光奉帝俞參陪使指顧祥刑莫重於三尺而上佐多選
於兩科亶矣得人欣然聞命共惟某官英躔偉躡吏道
名流策勳萬卷之餘得雋九章之學謂宜闊步尚此淹
翔且法令為師資繇自得然寬和處議名且上聞恐無
黔突之留即對紫泥之召某讀書有志得郡非才江國
聞風同是斗牛之域湖鄉從宦行披雲霧之天念修記
之未遑廼飛牋之先辱秋猶餘暑役戒修途願研靜作

金匱要略卷八
卷八
之宜以副傾瞻之素其為祝詠曷罄敷陳

代劉守回耒陽省幹啟

審官得調壯縣司征戒期比來移書以告伏惟某官傳
芳華闕騰茂榮途斧斤自試於盤根筦庫尚煩於餘刃
行賴贊襄之益以觀會計之宜叙答不文通照良幸

為長兄回益陽監務啟

光奉恩綸榮司征權市無阿枉正有須第五之平國以
富強將小試計然之策諒在同心想惟慶愜恭以某官

材名卓犖智畧縱橫夙淹貫於儒書姑頡頏於勇爵所
居成績飲聞治等之書不卑小官尚屈邑僚之列恐不
勞於黔突則亟趣於鳴騶某以空踈選懦之人備趨走
淒涼之役折腰何事方自嘆於塵勞倚玉貪榮行有資
於輝映未遑贊喜之牘先枉戒期之書素律行秋征車
棘軸願加嚴於次舍以遥副於傾瞻欣荷之私敷陳罔
既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省齋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謄錄監生臣吳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卷九

宋 康行之 撰

策問

問正統策

問自三才奠列君與天地俱尊以為天下萬類之宗主
正統所在天下歸之庖犧氏始有號見焉豈天下以是
名其尊歟抑其自名也自皇之號既立於後曰帝曰王
皆名也則奚其異而曰以道以德以業言者果當時稱

號之意歟其亦後世逆料而為之說歟然而君天下者非徒名也亦必有道矣堯舜氏始不私其有擇賢以傳天下學者皆言揖遜之事昉於此豈古者誠未之有及堯舜而創見歟何其盛德至高而不可及也然二典第記堯舜相與授受之大畧而亦不言揖遜自堯舜始何耶後之學者亦何所見而謂始於堯舜耶禹能當舜與賢之舉所守一道然而與子之事為萬世不易之法三王祖之歷世綿長此天下之大經也孟子論之乃悉舉

而一歸之天聖人之心固與天一堯舜禹授受之道惡
可以同異觀歟抑天之道每與聖人相因而不可以常
情論也洪惟國家高宗壽皇堯父舜子雍容授受道邁
隆古蓋自揖遜以來實有光焉聖上丕承慈訓嗣無疆
之厯正統巍然與天地並其視堯舜禹之傳三朝之盛
兼有其美帝王之極際莫大於此諸君盍相與論庖犧
氏以來皇帝王所君天下相傳之道與堯舜禹之心參
以孟軻氏之說以推明我國家三聖授受之隆揚摧鋪

張以盡歸美之實正學者考古知今事也毋畧

問君相策

問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而成漢儒為是
論果古人之意歟舜有天下得五臣以為之輔政立化
成又為元首股肱之歌以申其相與圖治之意胥訓胥
戒率是道也可以傳之無窮殆非止漢儒之論也君臣
明良軌範萬世卓乎不可及也舜以授禹仍其輔相無
所更為其真有得於授受之一道歟後世推尊大禹謂

為三王之祖不歸諸他而必本於得臯陶焉元首股肱
之相須以立不可誣已蓋自舜選於衆舉臯陶以自輔
而又以輔禹基四百載之王業聖賢相遇同心而治明
效大驗若此而傳言十六相之舉乃謂堯不能而舜舉
之追觀舜世四岳之任無異於堯而謂堯不能其果可
與論堯舜之心耶由舜禹臯陶而逝之殆不可以殊觀
也漢世有謂難獨任之人可以助慙者爾至文帝益明
習國家事則專為丞相者乃多智有餘之陳平何也條

侯守法之相顧謂其鞅鞅不可臣少主古人相須之理果如是歟唐以太宗之明李勣之忠猶出之外以待異時復之謂人主用大臣必如是然後有恩堯舜禹之意遼乎不可復歟洪惟至尊壽皇倦勤與子授受光於三聖而所以為貽謀燕翼之遠者尤見於選賢之際登崇左右並建四輔朝廷既治爰授聖子傳之無窮蓋視隆古堯舜禹之心若合符節猗歟盛哉敢問堯舜之得四岳舜禹之得臯陶其知而用之者以何道而四岳之事

堯舜臯陶之事舜禹其事業之可傳者果何取歟夫君臣之際同心相須何者能信而久久而有成因考漢唐之所以失而形容今日之盛樂與諸君論之

答問

答劉史君所問

問孟子沒諸儒繼作何以謂軻死不得其傳至於本朝學士大夫衆而獨推濂溪先生是又何也竊謂道無存亡傳有得失孟子論舜與跖之分原於善利蓋學之幾

微兆於此心善利一分源脉大異及其至也聖愚賢否
判然殊歸孟軻氏之後諸儒多矣而學不純乎為善幾
微之失與道背馳千載而下周濂溪續絕學而承前聖
其立言行已及出而施之者皆慥慥誠一豈有一毫利
心間之哉宜乎貫萬世如一日此心與孔孟無異脉也
問非科舉無以仕進前輩皆從科舉中來今切切科舉
之事乃覺於道不近如何而可竊謂科舉乃後世收人
才之術為其以爵祿引天下故有心於科舉始於為利

纔有為利之心則凡學問皆志於利去道遠矣然自非
聖賢未有能特立流俗若中人之性則須上之人有以
風厲之俾不梏於為利則雖科舉之習心乎為善豈有
二道哉

問雍也敬簡可使南面不可及已自史記漢唐以下莫
不有循良之吏試舉一二人誰可以庶幾古人使知向
慕焉竊謂古者聖賢之學一主於敬此心純至無或間
斷初非小廉細謹之謂也其施於臨民綱維正大簡之

至也即此敬之推也二帝三王之君天下如是而已三代以還吏之循良者稍有志於民亦隨以見效然求如古聖賢敬簡之治難乎其全矣漢世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班孟堅謂其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待嚴而民從化髣髴有古人氣象今之君子盍先脩己以敬養成正大之德則施於有政其庶幾乎

問周先生起於營道胡先生父子學於南山張侍講講道長沙諸公亦識其妙處否竊嘗謂正學不傳人心陷

溺私欲橫流學者茫然無所用力三四君子直指人心以曉學者然後學者知本原用力之地反躬內省以明乎善誠敬純一性成道立此正學之根本也若夫過於好高無所據依其言似不可窮退省其私乃或大謬空談之弊也近世多有彼亦自謂得其妙處徒假以誣世無取焉耳

問仁仲與敬夫相告曰無所為而然者天理也諸君識其意否竊謂夫人一性之中天理具焉孟子謂盡心者

知性知性則知天人欲消亡私意不萌則一真渾然流
行大順此論語所謂絕四而中庸喜怒哀樂中和之本
也

問人方病學者不志於道而志於科舉父兄師長亦言
渠儂肯勤於科舉了此段事可以望其別脩學業然而
懶惰者常多於義理懶矣於此又不勤其病安在竊謂
後世學者不如古正以善利之分夫科舉之學何嘗非
義理之學哉纔有心於為利則為科舉之學為義理之

學皆非道矣况科舉有得失而義理又非若世味之可嗜彼無所得於中何適而不懶脩道之君子苟能正人心使漸知為善之學因而導之如引水以行地中不舍晝夜義理悅心自不能已又何懶之有

問脩舉業有不得之者脩學隨多少必得之於身於家便有益也而人不肯脩為己之學既不肯脩乃反惡之是何與人異情也竊謂孟子謂求在內求在外之理甚明而人不知察物欲蔽其心爾

問人知貧可至於富賤可至於貴而不知小賢可至於大賢此路甚夷而民不由之使之由之亦有道乎竊謂求富貴而不知求為大賢此亦為利而不為善之病今欲使民由之其責在君子分別善利以身先之如箕子皇極之說皆信而有徵民豈有不可訓乎

問科舉是早年可為老時不必為矣乃若脩學則是貫窮通壯長一日不可不為者人而不學其如學何昏愚者不足與言敏者亦復不聽何也竊謂敏者多恃其才

俊乃學者之累寧其昏愚未可鄙棄若教者能分別善利曉然論之則無擇於敏於愚一明乎善知而好之好而樂之有不能已今切切然與之言科舉非道又曰修學非科舉之謂彼於善利未之曉然况以敏自恃者又何怪其不聽哉

問天下之本在農今為農者最困其優游以卒歲者必挾他術而後得之何道使農夫享其報而人樂於為農耶竊謂今農最賤最鄙世不復知貴之凡有才者去而

求利祿而其慧者去而為工為商而其窳惰姦悍者去而為緇黃為賊盜其甘心於耕稼而不易業者蓋至樸鈍無能之人耳終歲勤動不免饑寒上之人且不之恤凡百征斂何物不取之農又有並緣為姦利以困之者則至鄙賤而無以自庇者莫農若也今欲稍寬田農當節儉以先之苟不迫於用則賦斂可出於中正無橫征以病之則財力漸可有餘然後異其勤力而懲其游惰則先王務農之政漸可復矣

問在官之日久怠廢甚矣欲從諸君求助焉事之當舉行者弊之當革去者亦有心非不善而事尤不允合條理者或言其一或言其二皆可竊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勝心橫生乃或偏蔽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舉事革弊循乎至善雖天下可優為之况於一郡哉

問山川佳處經史左右室廬雅潔竹樹扶疎便合心意幽情絕塵俗之累則造於義理漸可變氣質成士君子之器此良貴也不久於其道則不得試為廣之竊謂因

物以自發亦學者進脩一助然須源深本固不自喪其良貴此非專於恃外也苟為不然則外雖以絕塵俗之累中實炎坐馳之想義理何有哉

問董仲舒毛萇揚雄諸葛武侯王通韓退之前哲謂有儒者之風試各為之題品庶幾識其好處於已有益也竊謂仲舒之不欺其君毛萇之篤守所學揚雄之不苟榮進武侯之可以託孤王通之憂世韓愈之衛道皆非有所利而為之臯益伊周踐履誠實不苟言論無儒者

之名而有其實諸子殆其徒歟若夫言語文字則不足以觀之

問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能求者則中理矣初何以言逆言遜若以為逆已遜已則求之已晚功亦淺矣竊謂伊尹為太甲言以其初不惠於阿衡觀之則太甲但顧其心之逆遜未知求之也誠令求之乃太甲悔過之良藥人固有以己之心志為主自以為是於言之遜者則悅之而不加繹而其逆者輒怫然

不平而又有甚焉夫奚暇求之蓋雖君子有時乎不免然則求之之功殆未可以淺論也若夫虛己自克以來天下之善如堯舜嘉言罔攸伏而猶稽於衆舍己從人此聖人之盛德也

問為善乃天性君子真知學之美身而嗜之有不能自已者矣徒知可欲而未能有諸己是名為脩學實未能進於為學之地也於己何益人見其肺肝豈足欺之哉勉之當如何竊謂善與性俱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惟

能有諾已然後有進德之地此最學者親切工夫行著習察充而上之以進於聖賢可也彼不能反躬去之不顧猶欲借名以揜其非真自欺耳然猶有愧心焉誠能憂其不如憤悱啟發則困而學之成功一也

問荀卿謂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其中間工夫次第必有可言者竊謂仲尼志學從心之序孟子可欲不可知之積條理甚明若其所以學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

問自周公相成王是為真儒其後儒而得政但有公孫
弘韋玄成匡衡此後以儒得政者幾何人其功業何如
往往非以儒名而相其君以賢相稱則有之矣此何故
也竊謂古無儒名何論真假但是幼學壯行皆分內事
不以諱世取名其所謂學亦非但言語文字間夫子誨
弟子入則孝一章可見此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也自後世以儒自名蓋非古矣況其所謂學止於言語
文字非果有踐修之實也宜乎賢相之稱不必以儒名

者吾徒當自勉於其實耳

問陳恒逆天孔子請討之其後人篡齊左丘明司馬遷
方以為舜之百世獲祀季孫氏專魯仲弓且為之宰魏
文侯分晉子夏為之師梁氏何所受命而稱王孟子臣
焉勢能動人儒者為之動耶竊謂聖人扶植人極綱維
名教為萬世宗主如請討陳恒欲正名於衛論旅於秦
山謂魯之郊禘非古之類可以槩見至如欲應佛胎之
召答陳司敗昭公之問雖季氏及諸國彊大夫問政皆

隨而應之其意亦惓惓於世道如仲弓子夏孟子亦是意也左氏司馬遷之言非聖人之意聖人豈私於世祀而廢天下之正哉

問秦昭王欺楚懷王邀之會而執之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國人皆憐之如悲親戚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項羽皆以楚而誅秦終之沛公用義帝之遣而降子嬰霸上滅秦社稷人心蓋如此然考之世家懷王卒於秦頃襄王之三年也四年楚受秦粟七年迎婦於秦

何國君之情與國人異耶竊謂秦始以詐力取六國而其得志去先王之道殘賊其民乃負大罪於天下故天下共起而亡之然猶用楚人首事蓋六國時楚無大得罪於民又最受欺於秦以至於國滅國人憐其君之為秦欺而取其國也故怨秦最深然懷王之後嗣楚國者甘於聽命而不復有報復之志彼徒見智力之不逮而不為勾踐之謀終亦為俘擄而已惜哉

問禱祠用道釋朝有制度所不能違州郡非有朝命而

自用之輒用之於正廳前輩有言此事非人臣可專况
螺鈸蕃樂民間久施於喪葬姑用之寺觀亦無害否竊
謂禱祀之事古人亦不廢平時誠意正心舉措事業心
純乎天理設有非常引咎自責未嘗萌罪歲之念故禱
祀之際壇壝必嚴玉幣必正祝史必信如其內心非曰
文具後世矯偽日滋禮典又闕道釋之說乃乘其私畏
慕之情其來久矣朝廷為之制度防其過甚懼左道非
望之私或出其中未必於寺觀解宇有所擇也若蕃樂

蕃俗自不當用於儒家於寺觀何有誠能反經以正莫先於復禮莫大於修政此所望於扶世長民之君子也

銘

座右銘

責己如責人則明處人如處己則通心一而公
儉於欲則貞儉於用則足自身而家惟儉伊福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吾儕小人宜鑒斯文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深長爾思庶無尤悔

仰胡以事俯胡以育惟順惟均斯之謂足

有弗孚於人盍反諸吾身稟其勿欺行胡越兮比隣

硯銘

余日與子從事而子有君子之德四曰靜也
一也堅且不渝也有德如是可銘也

假泉以濡假墨以捺假毫以摹假楮以敷伊我何事端
乎其居彼各自効以能樂輸靜以役動一以應殊磨而
且堅濕而靡渝其有以也夫

跋

為長兄跋張帥益陽夾道松杉詩

聞之詩於感人為尤近古之人美教化移風俗每效於
詩自甘棠之詩作而召伯之教與勿翦之木著乎斯人
之心是以化易行而俗易善今是邑夾道之木古矣邑
人本諸忠定張公然以其材也幾不免於斤斧幸而存
者以忠定故猶甘棠之愛也荊州張公則詩以實之無
媿辭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其將大有補於教化風

俗則是詩之義也既荊州以詩屬某因永其傳於石而書其義於下方庶廣其意云

跋彭鹽瑞麟集

瑞麟先生遺文某舊嘗得而讀之惜其不幸僅踰中年而沒弗究其所底然先生大節雖微斯文固顯於世况有如是之文哉學乎其文充乎其節非獨先生嗣世之望抑於吾黨有望焉後先生若干歲淳熙己酉正月望

廖某謹序

題魏公祭式後

右魏公家祭式頃紹興乙亥先君得之於臨安手抄成帙蓋嘗參以家宜舉行之先君乾道庚寅不幸即世時先兄同某奉慈親以先君之喪歸葬耒陽別業因廬墓下凡家藏文字多不暇將留之郡所居不時檢校遂為鼠蠹敗逸每一省念追惟先君手澤嗣子不能保祕負莫大之罪思欲訪求善本傳錄尚續先志歲久未獲淳熙乙巳某官巴丘僦李氏東齋以居因與李君叔罷游

叔器好古篤學其先世皆名士藏書甚富一日語及家祭往往相投云亦叅用韓說其書具存時匆匆未果請無幾何某以親疾勾便養得請而歸乃移書抵叔器得此本始復傳錄以永其藏夫禮行於斯人日用之間凡順而有序者皆是物也孝弟節文之實君子斯須盡心焉則文為之末是亦不可不講此先君之志也既訖書因述其始末識以先君之志自警云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卷十

宋 廖行之 撰

哀詞

田縣尉悲風詞

臨安道
中作

風蕭蕭兮吹我衣念故人兮我心孔悲飛霞為檐兮彩
雲為旂胡徘徊兮耒江之湄風蕭蕭兮吹我裳念故人
兮我心孔傷星辰為珮兮明月為璫胡襄羊兮耒山之
陽耒山高兮耒水清清高者君之氣兮清為君之神

君挾此以生兮不隘以大胡皎以明兮忽湮以曠堂有
老兮室有穉能不抱孫兮樂親以戲子如不暇恤兮親
寧忍忘孰奪之去兮不少翱翔大江之南兮淞江之東
昔與君兮笑言相從想丹旒兮埋圭玉於土中千里泣
然兮余獨感此悲風

祭文

祭江西宋漕文

嗚呼公之盛德根於天資醇雅篤厚寬和靖夷入造漢

庭允清且直出將使指南國是式其在天下善類屬心
而於湘人惠顧尤深昔焉奔趨有進無退公禮佚遺誠
意下逮昔焉遐陋士寡見聞公培根原富之典墳至出
私緡以千萬計教育諸生如訓子弟既建之師為良範
模且請於朝錫田孔腴風厲一時成就亦至廣之四方
招徠其類自公移節湘人去思丞其具瞻以福華夷日
問起居洽於聞聽胡為倏焉駭此不令嗚呼哀哉仲春
之杪猶拜公書銀鈎粲耀恩意勤渠况復留心於石鼓

士齋賜百金以佐廩餼方幸湘人蒙澤無窮天乎不仁
降此鞠凶訃音之來聞者驚悸雨泣風悲興歎殄瘁自
江而蜀丹旄日西百舍而遙奔走莫隨哭公皇皇競走
蕭寺主公鄉僧為位以祭斯人存亡係世戚休知與不
知皆為涕流獨茲湘人感動不已萬里東風聞此哀誄

遣祭江西宋漕文

嗚呼噫嘻天禍善類哀哉鞠凶哲人隕墜哲人誰居成
都之英粵繇文翁世有聞人匪卿則雲太息用寡於皇

熙朝獨盛儒雅范蘇而來踵武如公表裏純一事業昭
融其在朝行靖共正直其在四方吏治之式公如和氣
隨用時宜云胡湘人勿替永思人斯明刑公導之德尊
禮耆明起之遺佚大興黌校風以詩書不寧貲費恩意
勤渠凡湘之人惠澤斯厚矧是鮒生得所未有矐焉兒
曹俎豆諸生公有大造人皆歆榮自湘而吳溪公益大
推其所為得不咸賴于何不淑殄瘁興嗟仁而弗壽天
乎命耶嗚呼哀哉文翁之風于公復見匪既其文實可

兼善嗟公之蘊百纜一施今其亡矣范蘇而誰匪公獨
亡斯世之戚湘人皇皇嗷嗷何及耿耿芻蕘道阻神馳
雨淚東風岷峨之悲

祭鄭知錄景先文

嗚呼海嶽之靈挺生俊異衡山之陽朱陵福地秀氣所
鍾是為人瑞我來寓鄉首識曩季唯公白眉體性純懿
入孝出悌居仁由義三挹鄉書終於拔萃父子連科光
榮黨遂德行昭明宜在高位寘彼周行為禮樂器戲彩

腰金五福全脩云何不淑訃音忽至聞問驚惶無從涕
淚天高難謀胡不憇遺垂白慈母何心親襚伊予無狀
不我遐棄零丁薄官方私仁庇今而永訣惘然心瘁有
子肯堂端足繼志克昌厥後雲來繁熾千里望風慟而
誰為長歌之哀言不盡意唯公英明歆此薄饒

祭鄧彥霄文

嗚呼彥霄學十年而仕仕十年而遠方華秩兮階升乃
逆旅兮奄沒益歸殯兮三載今卜云其窀穸愴慈母兮

老年而諸孤之不立將獨倚其仲兄而彥霄已矣不可作矣哀哉然彥霄有兄孝友自植娛親亢宗益昌其闕諸郎刻意詩書之業朋友之望亦少塞矣某與聞啓殯墓期有日痛彥霄之不可復見也相與寓哀於一奠而訣嗚呼哀哉

嗚呼彥霄乃止於是耶彼以數言謂天則爾其壽其促祇繫乎此賢不必永惡或後死嗚呼斯數之說果天理耶將賢之生偶然而非天意耶抑天惟不壽於賢而靳

斯美耶其亦忌夫聰雋秀哲多耗造物之英氣故嗇其
齒耶生賢而勿壽則亦勿生而已嗚呼哀哉彥霄以力
學取賢科以長材基廩仕文采之英政術之懿蓋人難
於兩全而彥霄從容有餘地始薄領於春陵則攝邑而
宜只暨再轉而為丞廩令名今日起竦諸公之迎致紛
盤錯而歷試蓋勿往而牛解無肢經於肯綮宜薦墨之
上聞謂一路人材之偉也嗚呼輕車夷途青雲萬里胡
為一旦軸折輪圯顧方盛年百未一矢人之云亡興嘆

殄瘁而况其家顧未及社茲士林之惋嗟而難兄盡痛也嗚呼此猶其小者耳彼八十之慈親尤屬心於季子盖倚門其榮歸乃聞訃兮橫涕奪母子之至歡則禍之慘烈莫斯擬也嗚呼豈天理之當然顧不仁於善類耶某等平生志同誼等兄弟啜臨喪兮慟哀渺天問兮不可以揆徒寫情於斯言尚精英兮來暨嗚呼哀哉

祭劉宣教文

惟靈蚤中鄉選晚登科名學以苦就任則未伸於朋友

有信於親族有情高誼大志樂善教人惟予與公情意
交深少年為友中年為姻以妙理教我子以至言悅我
心思從遊之至久俄生死之乃分悲公之身有祿而不
得終養其母念公之子有祿而不能致養其親何吉士
而悖五福之康寧也耶清酌既奠庶羞既陳再拜流涕
靈其是歆

祭王宣教文

惟公抱負正學襟期古人詞源倒峽摘筆生春桂籍俯

拾拔足囂塵任不苟進志在養親蘊其所受屈而未伸
謂宜濶步行涉要津胡為一疾遽損其真嗚呼哀哉修
短固有定而公之數才踰知命之年死生固無憾而公
之堂且有垂白之老顧天道之難測而公去之何早嗚
呼哀哉恨切九泉痛極終天逝水不返遺言是編惟公
之後有子曰賢當益大乎公之門而公於此復何憾焉
某也夙通闕閱復締網聯方蒿倚之是託何哲人之遽
仙嗚呼哀哉有酒且旨有俎登筵寫哀一酌殞涕潸然

公其來歸鑒此拳拳

祭范學諭文

竊惟名門冠於衡陽昆弟文譽父子巍科鄉邦所難曾
無一憾惟堂前之萱草方榮老萊之斑衣遽杳噫天上
之白玉樓成乎地下之修文郎缺乎栩栩蝴蝶成莊周
之夢乎不欲封侯甘赤松之游乎嗚呼哀哉

祭羅宣教文

惟靈生稟淑質心潛典墳躡取高第聲教日聞賢推令

子明而有文題名鴈塔聯芳繼芬慈闈親養定省晨昏
躬盡孝敬師模縉紳慶裔赫奕將大其門宜躋臚任致
身青雲顧我綿薄獲締婚姻猥奉談塵情深意勤相去
晨夕阻以重闈豈意微疾死生遽分嗚呼哀哉德行孝
友孰能似君文章詭識孰能與倫貴富老壽謂底無垠
天胡嗇之有異我云拊棺為痛怨莫吐吞捧觴跪奠涕
淚沾巾

原跋十七首

戴氏一經有成篇見之荀卿子與夫賈誼新書者至今
並行人莫之辯六籍尚爾况近世儒先纂述重見疊出
名氏差舛無恠也敷總角於侍旁聞省齋名蓋老人庚
子上春甲辰太學皆與之解后行都相得驩甚歸而備
言之嘉定己巳春敷分教古沔而老人猶需次干越簿
得迎侍而來適省齋令子為小倅一見叙世契求其遺
編讀之至駢四儷六遽驚嘆以嘗載之周益公表啓中

質諸小倅且稱其先君子昔侍親官沅陵隨兄仕瀆陽以箋翰供子弟職既登第尉巴陵形之尺牘履歷可見逮寺簿劉公守衡陽諉以圖志手澤具存方其時益公已登政府豈容遠涉熊湘俯從朱墨事也此焉可誣竊惟益公亦嘗名齋以省豈書市之不審耶抑故託之以售其書耶又豈料刊之家塾而不可紊如是乎即所聞而識之契家姪廸功郎漢陽軍軍學教授潛敷敬書

淳熙辛丑春余待試南宮始識廖天民於臨安客舍後

五年余為巴陵簿天民實領尉曹簿與尉官相近寅夕相與商確職事之餘觴詠追隨之樂殆月無虛旬也久之天民以侍養棄其官余嘗三致書道挽留之意天民勇於歸余悵然自失後二年天民有子登進士第與舍弟應龍為同年生亦嘗寓書文相賀也後二年余外移衡陽丞心獨喜自念他日造官下天民儻猶里居當追講舊遊也辛亥之秋余就薄宦期挈舟至蒸江則天民之亡既除喪矣訪舊驚呼之念實切於余心猶幸其子

之賢崇篤世契交情久彌厚也天民自少力學五舉而後收科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義理之奧於文無所不工而尤長於吟詠之適今所謂省齋文集者蓋天民既歿之後其子所裒次者如此若其平生棄藁散漫不存者又不知其幾也余與天民厚不待誦其書而已熟其為人未識天民者儻開是編亦可以想象其風采矣甲寅孟春因假其集至官舍莊誦數過敬書此以歸之是月晦臨江郭應祥書

天民廖氏為衡士之望蚤歲以文稱謂功名可期許比收一第已恨其晚官不滿能竟抱志以沒噫積者多施者不遐自古文人志士局於命而不獲騁者類如此余於天民蓋重歎也余初未識天民往歲均父弟官潭之益陽天民伯氏實同僚友相得驩甚別去音驛數相聞也余家臨川當湖廣衝道天民伯仲間歲遊上都以余弟之素也約齋寄徑必過吾廬因得滿慰疇昔及是羈官於衡天民已隔世訪舊悼亡不可為懷乃今於其子

益仲得遺文而讀之又為之盡然以悲益仲以文字發
身能世其科方發軔乎滌塗朝天津暮西極蓋未易量
也所謂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乎敬書數語疥於卷末
慶元初禊立夏臨川孫次康書

省齋先生學粹文麗名聲振荆楚南金頃嘗邂逅全赴
南宮固親炙其一二矣今又與賢嗣益仲同官酉陽一
日出示省齋文集十卷歛衽敬誦如遊荆山而獲珠璧
爛然心目其所得豈易量耶然高文大冊世儒或能之

至於擬對廷策忠概梗梗條畫數劄惟恐為斯人蠹其
尊主愛人之心視古亡愧使天假之年展盡底蘊則陸
宣公數十百篇仁義之炳炳者又何遜益仲示教之時
南金將行矣惜不及傳錄異時板行四方市以為矜式
當不在衆人後慶元四年七月朔酉陽冷官丁南金謹
書

嘗聞晉人孫綽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云鄉試擲地
當作金石聲范每誦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以是觀

之則昔賢傳詠之際其文識趣向皆自標致何其俊邁
不羣也此來乘障辰陽方瘁朱墨於垂滿之日適秋卿
出示其先正所作省齋文集用是肅容亟乘公暇敬味
辭藻觀奧弘義甚若列錦繡陳珠璣於燕几之上粲然
悅目使人顧接為之不暇及惜乎寬閑之意已切徒慕
三餘不能久於篇籍之圃祇益嘆美而已慶元四年歲
次戊午仲秋二十有八日荆谿慕容綽書

余假守辰溪自京口泝江西上至鄂渚由岳陽過武陵

所見士大夫往往道秋官廖益仲之賢洎抵郡有青衫
槐簡氣和而貌粹表於稠人中雖未接詞望而知其為
益仲矣他日獲觀其文考其行事皆傑出流輩余心敬
焉因間携示先府君省齋文集學問該博議論醇正可
以想見其為人讀之聳然生敬然後知益仲之賢蓋家
傳有自云慶元五年七月朔粵陽王萬全書於郡齋
廖氏之先有嘗再通守於辰者考之名記亦既三十有三
載予適踵其官聞之故老爛漫稱賢凡所為政今猶可

紀此心為之起敬今春益仲來主理院乃其親孫妙齡
掇世科遭家多難歲一紀始得仕才隨事見卓卓有立
不肯効世俗軟媚態篇翰竒作直緒餘耳同僚於茲忽
忽數月暇日因出示先公省齋文集莊誦連朝僅能終
卷其文章益自成一家至於議論閎深著明尤切世務
為親辭位雖弗克究見於用而立言垂訓亦足以貽厥
後人益仲其然豈無所自耶嗚呼通守發而為政省齋
歛而為書傳之益仲其源一出於學誠所謂世濟其美

今而後知廖氏之傳未泯也喜而為之書慶元五年季秋上澣昭武葉謙之書於吏隱官舍

踉市人之足則辭以驚兄則以偃迨親則已矣父子之愛隆也萬金之家一旦惡息暱穉隳其貲於歲月之間或曰數也而君子則病其祝子之不類也遺經遺金數苟不幸不失為貧而賢苟幸而興其用也滋遠矣君子之學也飫於所聞而發揮於文章詩歌之懽怨論議之明遂擇配聯異而四六之陳事達意而牋論之識人之

美而銘之道鬼神梵籙之情而疏之裒言類法以詳古人之業志時明誼以記有造之緒文之體至多也葩芬錦爛日炫雲移制幅以為程融性以盡神味他人之文猶為鼓盪激切矧其先人之手澤耶廖益仲合其先君子之文為十卷衡之高湘之清蓄泄有所自蓋五十而始仕仕數月親疾而歸益仲決科之日尚無恙劉公清之嘗薦之公朝所薦三人逸民招而仕者英起而仕獨沉弗耀命也嗟夫為人子者思親之心欲繫於無窮今

雄編大帙傳其親之所言文於世為人禁範遠追韓柳
之聲近配蘓黃晁張之跡昔沉弗耀而垂日月於無窮
益仲之念亦庶幾乎有所託矣君子讀其文而有感於
此父子之道有助於斯世是闢教化之盛衰故表而出
之慶元戊子十有一月既望豐城孟程跋

省齋之兄頃尉益陽洵實為簿同時因知省齋今其子
謙益仲為辰理官洵適丞郡亦相先後至考廳壁記則
其先二大夫又嘗官於前洵幸甚於其家數託雅契不

薄所識所知非以行著即以文鳴廖氏世多才子矣而及其既沒皆不得位顯要以大其所施人材陸沉州縣可勝計哉讀省齋遺文重為掩卷三歎因勉其子曰文行亢宗其在益仲嘉泰命元中和節臨川孫洵書

文者行之賓觀其文知其為人賢不肖於此有稽焉蓋彌諸中而彪諸外燦然有不可掩者是文也僕晚生不及拜省齋於床下隨親官辰陽與其子益仲遊間出遺文一編以示僕僕捧帙而問曰是固淳熙間部使者以

卓行薦者耶其辭以為先生第奉常初官為主書吏太夫人垂白在堂戀戀鄉土先生承顏順志奉板輿欣然以歸不復以仕進為念噫斯人也其文章從可知矣開卷踞讀果如僕言文中子有云君子哉思王也其文典以雅僕於先生亦云皆嘉泰初元二月望日九江王遇謹跋

邁嘗曰以仕宦世其家易以文章世其家難貂蟬七葉盈床象笏此世祿之尤盛者而天下未嘗無其人至於

詩書事業克守其緒使先人之遺風不墜於數十百年
之後者蓋絕無而僅有也嗟夫彼何為乎易此何為乎
難耶母亦利祿者衆人之所樂趨而文章者世胄之所
不暇為乎省齋先生以詩文知名湖南而其子益仲復
能辛苦卓立以承其志益仲與邁遊久矣常時一觴一
詠見其純深典雅宛然省齋之遺緒可謂能以文章世
其家者而今而後吾知省齋之名益不泯矣故喜書之

王邁浩翁跋

始予識省齋之兄長民於長沙城中既又識省齋之子益仲於長沙學中雖未識省齋而奏名禮部實與之聯名後三年遂與益仲同受勅於集英殿下今省齋亡矣卒不及識矣讀其遺文其孝友靜退尚可以想見其彷彿云耳益仲方以文章政事大其家昌其身以顯其父祖此書將傳之千百年則省齋豈終亡乎哉環澗王容書

伏讀省齋秋夜讀書示兒詩有曰立身正要先忠孝力

學尤須造本原又曰要將禮義扶門戶長把詩書訓子
孫則知公於忠孝禮義得躬行之實而又發為文章皆
本原於詩書身雖不用世子能克家宜也韓集符讀書
城南一篇切切然公與相之喻以潭潭府居為夸學者
於此當知所擇矣巨棼李誦謹題於湖北漕治宣風堂
余嘗謂意到成詩理到成文省齋廖君之詩之文廼所
謂意理到而成者非無用之空言也前年冬假守於茲
講聞廖君文行之高為前太守劉子澄所知薦之於朝

而人已亡有年矣一日其令子謙益仲出示文集一編
退食之暇玩味之餘如見其人天不假之年不見之用
惜哉邵武黃瀚書於蒸湘郡齋

同年兄廖益仲以其先公省齋先生文集辱貺伯瑛為
之三復三嘆曰此之謂不朽先生之謂也國人皆曰幸
哉有子捨益仲吾誰與歸三衢蔣伯瑛敬題

昔司馬談之文遷實發之班彪之文固實發之二公光
燄照映千古以其有子也益仲篤學有大志其文窺班

馬之門於是省齋可以不朽矣益仲與僕為同僚知之
審故期之遠永嘉陳元粹敬題

衡湘間士之服膺儒業者世率為拙學然見於行事往
往能行其所知異乎浮華博習之徒行不顧言廖君天
民其尤章章傑出者君覃思研精於六藝百家之書不
苟務辨博期可行於當世位未通顯嘉猷無自而告惠
澤弗加於民平生志氣姑寓之於鏗鏘之文當知君之
所長不獨工於文辭而已子謙哀君遺藁類為成書人

謂繼世以取科第為能亢宗子以為若是者世多有之
若夫標白其先之文發揚其素志俾表表於時傳諸不
朽則可謂廖氏有子矣淮與君同志以道義交年長於
淮常以兄事焉見君之文為之永歎謹以是書其後友
弟王淮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原跋

欽定四庫全書

省齋集

附錄

宋故寧鄉主簿廖公行狀

曾祖世修故任左朝請大夫曾祖妣贈恭人文氏祖師
錫故任右迪功郎贈右朝散郎祖妣贈安人羅氏父知
彰故任右朝散郎通判荆南府母曹氏封太恭人公諱
行之字天民上世為劍津人九世祖當五季擾攘迺遷

來南家於衡陽子孫蕃衍至朝議公以儒術登膺仕遂
為名族郡丞生二子長曰牧之終於郢州防禦推官公
其季也公自幼與其兄競爽讀書如成誦他生所習一
聽輒記之郡丞訓誨嚴甚公資賦警拔不待程督郡丞
亦深器之少長即有操履侍官沅陵師學官括蒼田公
謂遂大放厥辭丁郡丞憂喪祭循禮唯謹既除祥即以
外務付族兄杜門力學夙夜不怠公文思雄邁機軸傑
出不甘寄人籬下規模簡古深汲蘊奧或者莫能游其

藩則真其少貶焉公曰縱不足垂世將必有不以是罪我者故斬蘄頭角在場屋中卒遇知音登淳熙甲辰進士第拜迪功郎調岳州巴陵尉公自知書固已喜言天下事考古驗今必極根柢且曉析民情利病嘗恐不得行其志及是涖官慨然以不負所學自任孜孜奉公有非便宜於民而利害深繫於國者明辨其故不以下位蓄縮噤默公儀觀軒豁氣貌溫粹與人若無不可及抗顏議論至有所守雖上官不能奪也紹興經界湖北未

及行稅籍壞亡漫不可考豪右占田徃徃以單數十加
一侵漁單弱故田訟最多莫能稽決其疆理紛錯至兩
邑互爭而無所適從者公以為弓量之法固不可驟舉
今若因原佃者倣經界法丘計畝度而後給焉豈惟杜
昏誣之患又因以漸補稅籍之闕至如訟田之家率推
田不實而沒入其穀者縣俾當都與附近二都之人運
貯尉司以備綱馬支遣其後歲承前數斂三都以取足

又部使者之循行守令貳長之迎送與夫勸耕出郊之
舉次舍宿頓凡百供張州縣移文責巡尉以如法排辦
為言為巡尉者分勤者保哀輯金穀歲至再三當道尤
被其苦君力言其弊皆白罷之復計綱馬經由歲費穀
多不過七十斛請截馬芻錢五十緡專一委官收糴在
漕計未為腴削而所利甚溥使者從之於是民情忻悅
當路寢知公為可用矣巴陵尉舊無公宇公割俸市官
舍以創始邑人謹告爭出力以成其事先是公登第之

年防推兄不幸公既有所授而後聞訃公之兄弟天性
純孝奉太恭人曲盡人子之道歡欣憂戚一視太恭人
喜愠故其出入必更迭在左右公聞兄之喪既痛失手
足之助又慮親老之悲傷難以遠侍板輿也悔擇官非
近地會巴陵闕尉既久省符交下郡牒亦狎至公單騎
之官閱四月子姝始奉太恭人來抵湘陰太恭人感疾
公曰親老多病是可戀微官時乎徑乞侍養以歸士大
夫聞其風而高之至有力薦於朝者公平生無他嗜好

娛綵之暇惟肆耕獵於詩書尤愛玩班史勉子姪以學
問俾從賢師傅日課月程或自命題著述以縱史之郡
首臨江劉公清之雅意教化慨歎是邦圖志之闕拉公
預纂修研究歷代廢置上下數千百年綜理不亂專以
芟翦誣誕為先郡月以萬錢致朱墨之費公曰誘我肆
業博古又敢圖利耶邵之而不可公即寘之洎終編合
六萬乃悉以繕治頽宮石鼓舊有書院金華潘公時持
憲湖南始復營創成都宋公若水繼終其事歲在丙午

書院成永嘉戴公溪實為山長遴選生員公之子謙首以文魁多士是秋與推官之子豐偕獻賢書而謙遂題名鴈塔四年之間父子相繼登科鄉里榮之益知公之家法有原而種學之工也士之遊其門者愈無虛日公竭誠致敬與之款洽於文字間無一不當其意族姻子壻之在其列者舉彬彬如也慶壽覃恩轉修職郎以告滿願丐祠祿以便子職而在格無初任請祠之法乃注潭州寧鄉縣主簿猶以為地遠聞衡山監當年闕相若

冀得更換以快迎侍不幸得疾以終實淳熙己酉三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三聞者無不傷之昔郡丞律身以禮治家以嚴自奉不奢侈處事不苟且故公審思而審行綽有父風至於煥發其美則日大以肆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有不善愀然欲其改之有憂患急難者力可維持不憚也事寡嫂拊諸孤中外無間言親姻無戚疏必盡其情義所當為尤樂任其事公之再從弟生數歲而孤公與推官兄左右提携之經理其家整整有法

及長教導不倦舅氏捐館於臨安子幼道遠不能扶護
公亟辦貲請行奉輜帟以歸葬又盡力以禦其侮傾困
以振其乏田里之間犯而不校誨子弟以訟為戒與朋
友處責善無隱邂逅相過雖觴酒豆肉未嘗不論文賦
詩抵掌笑譚劇歡而罷至其事親之際於承顏順志蓋
世未見其比病既革戒其子善事尊長處事宜和緩猶
慮其親聞之蓋公了然於生死獨以貽親之憂為憾而
已嗚呼可悲矣夫娶蔣氏有賢行先九年卒子男二人

長即謙也。迪功郎全州清湘縣主簿次隨甫三歲。女五人。長適邯鄲劉令次。適開封王煥。卿次。適廬陵劉瓚。次適開封向公顛。幼在室。孫男二人。麟。孫酉。孫先是。蔣孺人葬於耒陽縣鰲山鄉金谷里明月峯之原。諸孤追念治命將。是年十月十八日。奉公之喪。祔焉。奇既。黍交游。又在親黨。知公為詳。謹掇其行實。告諸名世之君子。庶幾立言以圖不朽。陽翟田奇狀。

宋故寧鄉主簿廖公墓記

公諱行之字天民上世延平人自九世祖徙居衡陽子孫蕃衍遂為著姓曾玉父皇任左朝請大夫贈左朝議大夫諱世修王父皇任右迪功郎贈右朝散郎諱師錫父皇任右朝散郎通判荆南軍府事諱知彰母太恭人曹氏公以丁巳七月初四日生淳熙甲辰登進士第拜迪功郎為岳州巴陵縣尉到官數月迎親於湘陰會疾作徑情侍養以歸丙午慶壽覃霈遷修職郎明年祈祠祿以便子養銓曹按格不許乃授潭州寧鄉縣主簿以

已酉三月二十三日考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三娶蔣氏
先九年卒二男長曰謙迪功郎全州清湘縣主簿丁未
年進士也次曰隨甫三歲五女長適邨郟劉今次適開
封王煥卿次適廬陵劉瓚次適開封向公顛幼在室息
婦劉氏孫男二人麟孫酉孫先是蔣恭人葬於耒陽縣
鰲山鄉金谷里明月嶺之原諸孤下以是年十月十八日
祔焉蓋用公之治命於是陽翟田奇書而納諸壙謹記

宋故寧鄉主簿廖公修職墓誌銘

公諱行之字天民其先劍津人五季之亂徙家衡陽世有隱德元豐乙丑曾大父世修始以儒學擢乙科仕至左朝請大夫大夫生師錫任右迪功郎迪功生知彰任右朝散郎通判荆南府位不滿罷以歿荆南生二子天民其季也自大夫起家垂百年而天民復踐世科又三年而天民之子謙繼踵聯榮入拜堂下於是父子挺然以文藝振大厥宗鄉里榮之衡之言世家者著姓莫先焉淳熙己酉三月甲寅天民得病一夕卒既窆窆謙以

書來告曰謙罪大幸得一官未及養而巨釁臨之不即死者先君墓隧之銘未刻死且不瞑知先君莫如子敢以請嗚呼予頌銘荆南今又銘天民尚忍言哉天民少穎異銳於學與兄長民侍父官沅陵嘗從郡文學括蒼田謂肄業盡得其間奧關鍵益酣思經史涉流沂源厚培其基每議論旁引曲取若務為浩博不可窮詰至其旨歸必極根柢聽者人人意得而去中淳熙甲辰第拜迪功郎岳州巴陵縣尉尤喜論天下事不肯為書生空

言湖北蹂於敵創殘尤甚兵休方誘民復於農經界法未及講稅籍漫漶不可訾省豪宗大姓跨有阡陌歲久弊益積疆理肴亂爭訟紛起吏多不能決公曰徒知咎往而無以止來者百年猶今日也若定丘計畝度之法因其來佃者而簿正之訟田之家準是取則少須數月稅可補役可均訟可省矣衆多其議乾道間民有訴田不實而沒入其穀者縣俾里民運貯尉司以給綱馬其後歲仍責其入公曰綱馬所費歲不過用穀七十斛留

馬芻之征五萬可辦何至擾民如此力請於主計者從之故事部使者行縣守令到罷與凡勸耕出郊次舍供張悉倚辦巡尉裒取者保旁緣百出人尤厭苦公皆白罷之人情翕然尉故無公解公割俸市官閒屋為之衆歡趨爭出力相其成由是當路者浸知公可用到官纔數月會太夫人來就養半道感疾公趨迎歎曰親年已高可戀微官時乎徑投檄丐侍養歸以慶壽覃恩遷修職郎告滿願就祠祿便養銓曹格以法乃注潭州寧鄉

主簿非公意也自荆南亡恙時持家法素嚴歲時享燕
子姪甥壻拱立侍側奉匱洗爵閭閻無怠容荆南歿公
兄弟守業不敢少墜事太夫人承候顏色益加孝謹時
其燥濕喜怒而致曲順適之有不憚雖甚遽不敢去左
右兄歿太夫人悲傷甚公奉寡嫂拊諸孤尤盡其情惟
恐一毫傷太夫人意聯睦姻族無疎戚大小皆極其惻
怛忠愛再從弟生數歲而孤公與伯氏教育成就終始
不悞毋舅調官卒於逆旅子幼弱不能舉喪公亟辦資

請行歸葬又經紀其家事晚於學問抑浮就實沉浸醲
郁泣官居家皆有可紀雖其天資開敏琢磨之功至矣
郡守劉公清之少推可聞公文行稱於鄉里與寓客王
鎮劉德老俱薦於朝朝論欲以郡博士處公會朝堂無
識公者議遂寢然公聲名益著清之欲補圖志之闕公
首為規創凡例網羅遺佚上下千載糾剔妄謬參覈異
同厥功為多書甫就而公歿享年五十有三公儀觀軒
豁抵掌譚笑一坐盡傾而區理細務曲折精密事上官

抗顏論事不肯少屈至處親黨間孝友循循色夷詞順
病革戒其子以善事尊長處事宜和緩猶懼其親聞之
其於強學力行駸駸嚮於成而天不予年嗚呼可悲也
已娶蔣氏有賢行先九年卒子男二人謙迪功郎全州
清湘縣主簿次隨甫三歲女五人邯鄲劉令開封王煥
卿廬陵劉瓚河內向公顛其壻也幼在室孫男二人麟
孫酉孫以是歲十月甲辰葬於耒陽縣鰲山金谷鄉明
月峯之原蓋用公治命云銘曰殖之勤勤自杙而楹既

堅既良而毀其成棄仕歸養以求其志胡寧忍予志亦
不遂或予或抑繫孰使之厪身豐后爾嗣爾貽來江之
濱明月之嶺百世同藏式永厥慶



